

三教故事丛书



DAOJIAGUSHI

家故事

张铁民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三 · 教 · 故 · 事 · 丛 · 书

道家故事

张铁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RBH06 /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故事 / 张铁民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895-X

I. 道… II. 张… III. 道家-通俗读物 IV. B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98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内 容 介 绍

道家的思想与道教的神仙故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诸多的哲人、诗人、政治家、艺术家与“道”有着奇妙的关系,产生了形形色色动人的传说。本书不仅生动地描绘出这些传闻,且在行文中又不时用当代语言进行点染,使讲述的故事带有浓厚的幽默与调侃的意味。

目 录

紫气东来	(1)
老子:童年的回忆	(6)
楼观授经	(11)
庄周入梁·惠施吊丧	(16)
石敢当和他的女儿	(24)
留侯拜黄石	(28)
张天师大战龙虎山	(34)
衔玉环·传清白	(40)
于吉被杀	(47)
白云悠悠 黄鹤仙去	(54)
左慈赴宴	(59)
黄庭换白鹅	(67)
王谢堂前燕	(74)
从三茅真君到山中宰相	(81)
黄粱美梦	(92)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97)

壶中天地·····	(102)
柯烂忘归·····	(109)
仙人拜师·····	(114)
我命在我不在天·····	(122)
药王孙思邈·····	(129)
不拜麻姑拜鲁公·····	(135)
八仙罗汉 各显神通·····	(146)
终南捷径·····	(152)
天生一个仙人洞·····	(157)
女仙翰墨留人间·····	(160)
七星岩遇仙记·····	(167)
不到黄河心不死·····	(169)
陈抟四字真言·····	(176)
鱼冤案·····	(180)
淹过城濠的杨道人·····	(185)
方百花投军·····	(189)
陈炳和他的仙姑·····	(195)
狐女骚扰小天师：实话实说·····	(200)
铁拐李留名望仙桥·····	(207)
白娘子邂逅吕洞宾·····	(211)
王母娘娘的人间情怀·····	(216)
王重阳埋葬自己·····	(223)
成吉思汗万里召长春·····	(227)

白云观争夺战·····	(235)
刘伯温镇龙建北平·····	(240)
真人逸事二则·····	(246)
城隍不是铁交椅·····	(250)
丹崖霜红傅青主·····	(253)
人间神曲：《二泉映月》·····	(258)

紫气东来

“什么？你要辞职！”周天子惊讶道，“是嫌大夫之官太小，还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大王千万不要误会。大王向来对我不薄。”尹喜大夫说，“辞职纯属私事。我要去草楼恭候一位圣人。”

“圣人？是谁啊？”

“不知道！前两天，我登上草楼，像往日一样，四处眺望天象。当望向东方时，只见天边紫气氤氲，徐徐东来。这是大祥瑞啊！我卜算后获知，将有圣人入关。圣人，千载难逢！我要去恭候他。”

“原来如此。不过也不必辞职嘛。你去就是了。”

“不！大王。职守是不能擅自离开的。离岗去办私事，必遭非议，有失我尹喜的名声。”

“那好吧。大夫之职，你也不要辞。我再任你为函谷关令。”

“大王想的真周到！我这就去函谷关任职。”尹喜称心满意地走了。

堂堂一个朝中大夫，去函谷关做小小守关令，岂非小帽子套大脑袋吗？一些朝官们背后抢白道。

函谷关是进入关中的必经之路，有一夫挡关、万兵莫开之险。尹喜一到任，立马召开全关守兵会议。有些老兵拖拖拉拉，嘀咕着：“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大夫贬了职，烧什么火？”“你少啰嗦！说不准火更大，一肚子怨气尽往你头上撒。”尹喜知道，函谷关的守兵历来是油条兵，打开仗来无用，平时油水捞得最足，来来往往的商人过关，首先要买通他们，否则甭想过关。所以，他不想捅这个马蜂窝，开口就很客气地说道：“诸位，辛苦啦！我带来了大王对诸位的亲切慰问。”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尹喜清了清喉咙，又说：“诸位风餐露宿，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易啊！我尹某得向诸位学习。”士兵们又鼓起了掌声，心里甜滋滋的。“今天，我只求大家做一件事，一件关系重大的事。”全场肃然，静等着他的下文。“未来几天，会有一个老人。大概是一个老人吧。将从东方来。一旦发现，必须请他留下，同时来告诉我。就这件事。”

全场守兵如同遭了一头雾水似的，稀里哗啦地闹开了。“老爷，你得说清楚一点，小的才能把那老家伙给逮住。”“是啊，东边入关的老人多着呢，一天少则几十个，多则一二百个，谁是你要找的呢？”“是做买卖的，还是走亲戚的，长得啥模样？”

这一下可把尹喜给难住了。他搔着头皮说：“诸位！这

个老人千万逮不得，是请他留下。大概——孤身一人，骑着牛或者驴。须发皆白，年岁很大很大，看上去有八九十岁了。不会有什么大包小包的行李，像是来关中随便走走的。总之，他不是农夫、商人、工匠、老兵……”

“是个老先生，教书的？”有人问。

“差不离吧！但注意，他身上不会有一片简牍。”尹喜说。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日落西山，晚霞满天，即将闭关了。远远看见一个白发老人，骑在青牛背上，慢悠悠地从东边走来，在满天霞彩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况且关内关外早已寂寥无人。

“站住！”守兵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不干什么，入关走走。”老人像在牛背上打瞌睡似的，垂着眼睑，有气无力地说。

守兵围着青牛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只见牛角上挂着一个麻布袋，空瘪瘪的，还有就是老人抱着的一根紫藤杖了。“跟我走一趟。”守兵说。

“唉哟，李老啊！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尹喜一见到守兵带进来的老人，连忙迎上去搀扶，说：“多年不见，不知道您老藏到哪去了。身体可好啊？”原来这位老人是李耳，以前担任过周天子藏书室的“主任”，正式官名叫“柱下史”。

李耳坐下后，说：“马马虎虎。就是烦，烦得我不敢走动。”

“谁烦您老人家啦？”

“就是那孔丘一句话，说什么：‘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把我说成是一条龙。这下可好，他三千弟子，一传十，十传百，都想看龙是啥模样，我还得安宁吗？前不久，我去看大江。这是多年的夙愿。才到焦山，就被劫住。有个姓傅的，死皮赖脸地缠着我不放，说什么入山修炼已有七年，毫无所获，不知‘道’在哪里，苦苦恳求我指点迷津，让他看到‘道’。‘道’是看得见的吗？把我气得半死。”

尹喜呵呵地笑着，说：“您老人家就点拨点拨他嘛！”

“是呀，不点拨他，我哪里能脱身哦！指着一块大盘石，我对他说，你用一根木棒钻这个盘石，钻穿了就能看到‘道’。他喜颠颠地去拿木棒。我呢，抽身就走。”讲到这里，李耳低声道：“我是不是个老滑头啊？”

“您老人家真行！是这么回事，钻出孔道来，那不就是见‘道’了吗？”

“啊！尹大夫。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你可是大有长进啊。我累了，想睡觉。”李耳打了个哈欠。

“您老吃了晚饭睡吧。”

“不了。”李耳说着，伸手在麻布袋底掏出一只小乌龟，接着又掏出一只又一只，一共有四只。“尹大夫，帮个忙，将这小家伙垫支在床脚下。”

李耳的头一搁上枕头，就鼾声雷动，进入了梦乡。

尹喜悄悄爬上关旁的山头，仰观星象，暗暗吃惊。今夜

星象非同寻常，群星有汇聚之势，就汇聚在函谷关上空，格外明亮，像镶满珍珠宝石的华盖，悬浮在天上。黎明，他又爬上离关卡稍远的山峰，眺望云气，更感惊讶。东西南北，清朗寥廓，一望无际，惟有函谷关笼罩在一片紫气之中，云蒸霞蔚。这片紫气，便是他追踪观察多日的“东来紫气”！

啊！李耳！老子！昔日的柱下史，今日挟紫气而浮关！尹喜的惊喜之情，实难自持，不禁在山上手舞足蹈了起来。

老子：童年的回忆

睡梦中的老子，又回到了他的童年。

“咯咯咯——嘎！”一阵鸡叫，小李耳飞快跑到草丛中。“娘！娘！芦花鸡下蛋了。”他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又大又圆的鸡蛋，蛋壳上带着丝丝血迹，还有点热乎乎。

李母接过鸡蛋，微笑着说：“这是头生蛋，吃了补身子，娘给你叩了吃吧。”

“不！娘，我要它生小鸡。”

李母对着阳光，照了一下鸡蛋，说：“李子啊，这蛋孵不出小鸡来，是个空蛋。”

“你骗人，怎么是空蛋呢？还沉甸甸的，肯定有蛋黄。”

“没有雄性的蛋黄就是空蛋。”李母边说边在陶罐里摸出一个鸡蛋来，叩在碗里，指着黄澄澄的蛋黄，说：“你瞧，这边上有白芯子，便是公鸡的雄性。有了它，鸡蛋才能孵出小鸡来。”

“我不信。”

“那好。你在这个芦花鸡下的蛋上，做个记号，塞到隔壁叔叔家的大黄鸡屁股下面去孵吧。”

李耳捧着画了记号的鸡蛋，走进叔叔家，叫唤着：“婶娘，婶娘！我要孵小鸡。”

“傻小子，你没本事孵小鸡，你娘才会孵小鸡呢。来，给婶娘摸摸你的小鸡鸡。”婶娘说着就往李耳的开裆裤里伸手摸去。

李耳急忙夹紧两条小腿，说：“婶娘以前摸过了，干嘛还摸？”

“不让婶娘摸小鸡鸡，婶娘就不让你孵小鸡。”

“好吧，你摸吧！”李耳松开小腿，让婶娘的手伸了进去。

“噯！这才是乖孩子。”婶娘摸过李耳的小鸡鸡后，拿起鸡蛋，对着阳光照了一下，大笑了起来。“傻小子，真是个小傻子！这空蛋能孵小鸡吗？”

“我娘说过了，我不信。”

“傻小子啊，你看咱后院有两棵银杏，一棵每年都结白果，一棵则一果都不结。这啥道理呢？那是雌雄有别，雌的才结果。”

“那不结果的银杏，就没用啦？”

“有用有用。你娘跟你爹拜天地之前，怎么不生娃？”

“那怎么我爹不生我，是娘生的我呢？”

“哪有公的生的呢？天下万物都是母的生的！”

“天下万物都是母的生的？”

“是呀！”婶娘肯定地说。“傻小子，你知道你是从你娘身上哪里生出来的吗？”

“知道！”李耳头一歪，十分自信地答道：“我娘说了，是从她的肚脐眼里生出了我！”

“哈哈……”婶娘笑得弯下了腰，抹着泪花说：“把——把我笑死了。傻小子，你的肚脐眼啥时生个娃来？哈哈！”

“那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李耳巴眨着一双小眼问道。

“今儿傍晚，你去牛棚看吧。大黄牛要产牛犊啦！”

“是吗？”李耳急匆匆把鸡蛋塞进正在孵小鸡的大黄鸡屁股底下，撒腿奔进了牛棚。

“还早呢，到时我叫你。”叔父对李耳说。李耳轻轻抚了抚牛额，哞哞地学着几声牛叫，回家去了。

傍晚，天边翻滚起乌云，低沉的雷声阵阵传来。“小耳子，快来！”隔壁一声叫唤，李耳放下碗筷就往牛棚跑去。

牛棚里点燃了松枝火把，将牛棚照得通红。叔父在陶盆里洗手。大黄牛斜躺在干草堆上呻吟着。“叔叔，大黄牛痛吗？”李耳问道。

“大概是痛的。”

“生下的牛犊，还是黄的吗？”

“说不准。如果是公的，便是小黄牛；如果是母的，是小青牛。”

“怎么会是青的呢？”

“大黄牛跟大青牛好上的，怎么不会生青牛犊呢？”

“在哪儿生下？”李耳在牛身旁转了一圈，问道。

“这儿，牝门！”叔父指着大黄牛的屁股中间说。

“叔叔骗我。这是拉屎的。”李耳蹲下身子，看着大黄牛的屁股说。

叔父笑着解释道：“这个才是矢屎眼儿，这个从来不拉屎，只产牛犊。你瞧，牝门开得有多大，还淌着血。”一边说一边指给李耳看。

“这牝门连着肚子吗？”

“是的！牝门里边是产道，产道通着肚子。”

“那我也是娘的产道里出来的啰！”

“嘿嘿嘿！”叔父笑了，说：“人，都是从娘的产道里生出来的，没有一个例外。”

“哦！原来是这样的。”李耳终于明白了。

外边下起了瓢泼大雨，雷声隆隆。大黄牛突然哞哞大叫几声，叔父连忙将手伸进牝门，用力一拉。小牛犊出来啦！李耳高兴得拍手跳脚，连连叫道：“生啦！生啦！是小青牛，小青牛！”

躺在干草堆上的小牛犊，一声不吭，满身湿淋淋粘乎

乎。“过几天，你来把它牵去。送给你啦。”叔父说。

李耳更高兴啦，连声喊道：“噫！我有小牛啦！我有小牛啦！”

“它跟你一样，也是大雨天生的。你生下时，也这样一声不吭，一声霹雳才惊哭你。”叔父的话才说完，猛然间一个响雷，将牛棚震得摇晃了三下。小牛犊倏然站了起来，柔声细气地哞哞叫了两声……

“啊！我的青牛呢？”老子醒了，翻身起床。